

流金歲月  
在紅樓

難忘台中一中六年

● 趙守博（美國伊利諾大學法學博士、行政院秘書長）

編者按：台灣省立台中一中，八十年前為日

據時代台灣任紳林獻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祥、林熊徵等私人集資所創建，是台人自行創辦的第一所中學。建校以來，人材輩出，本省首屆民選縣長多人均係該校畢業生；謝前副總統東閣，司法院洪前副院長壽南、前大法官洪遜欣、現任司法院長施啟揚、行政院秘書長趙守博、青輔會主委尹士豪、環保署長張隆盛、台大校長陳維昭、高雄市長吳敦義、前立委趙少康、現任立委陳傑儒、謝聰敏、劉文慶、周伯倫、監察委員陳孟鈴暨陸軍副總司令張光錦等均係台中一中畢業的傑出校友，本誌本期特隆重刊出趙守博先生：「難忘台中一中六年」懷舊憶往佳作，全文生動翔實，值得細讀，敬請中外讀者注意。

幸運考取台中一中

磚造的大紅樓是當年台中一中四大地標之一，現在大紅樓已經不見了，每次回到母

校，想起當年上課所在的紅樓，心中不免有惆悵之感。

一九五三年民國四十二年我從家鄉彰化縣鹿港鎮的草港國民學校（現改為草港國民小學）畢業，老師指定我報考三個學校：省立中學報考台中一中初中部，縣立中學報考鹿港中學，職業學校報考省立彰化工業職校初級部。那時候，沒有現在辦理的聯招，也還沒有設置國民中學，小學畢業要升學，都要參加升學考試。當時有省辦的中學，縣（市）辦的中學。而且，很多省、縣（市）中學都是完全中學，初中部高中部都辦。招生時，省立中學每校各自辦理，但同一天考試，一個人只能報考一個學校，縣立中學和職業學校也都是如此。省立中學、縣（市）立中學和職業學校，考試日期則錯開，因之，一個小學畢業生，至少有三次參加升學初中（級）部入學考試的機會。當時的鄉下小學生，很受尊重，權威很大，要升學的畢業生，通常都是由老師依學生成績指定至某一學校報考。我幸運地全都考取了老師指定我

報考的學校，記得我們那一年，省一中初中部共錄取了五百名，我以第六十一名的成績考上。到了決定該到那一所學校就讀時，所有的小學老師還有親友，都異口同聲要我父母和我選擇台中一中。理由很簡單：台中一中很好，而我就讀的國小，從創校到我畢業時，包括我和與我同年考取的陳授業同學（現在美國執教）在內，總共只有三個人考上台中一中，在我們鄉下，是很轟動的一件大事，就這樣子，我進了台中一中，並且唸完了初中部後，又繼續讀高中部。

道地的鄉下人進城

我在台中一中從初中部到高中部六年的求學生涯，是我從少年成長為青年的時期，更是我從一個鄉下小孩進城接觸外面世界的開始；在我成長的過程裏，有著相當關鍵性的影響，值得回憶的經歷很多。我的家鄉，雖然是屬於鹿港鎮，但在我唸小學時，仍是一個相當偏僻的農村，絕大多數人以務農為業。一直到我唸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才有彰

化客運的汽車可通。我家世代務農，我是一個十足的鄉下小孩。在我報考台中一中之前，我到過的最大都市是彰化。到台中一中就讀，真是道道地地的鄉下人進城。

民國四十二年的台中市，人口只有十幾萬，以現在的標準來看，只是一個中小型都市而已。那時候，今天中正路自由路交叉口彰化銀行對面的遠東百貨，原來是一個憲兵隊的隊部；東海戲院這邊一大片土地，則是氣象所的所在。儘管如此，對我這個鄉下小孩而言，台中還是一個十分繁榮、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置身其間，所見所聞，無一不新鮮，無一不引起我的好奇。我這一生中很多第一次，都是我到台中一初中部就讀後所經歷的，例如：第一次吃到大陸式烹飪。第一次看話劇：那時很風行話劇，學校常有外面的藝工隊來表演或由同學自演，大多以忠愛國家民族為主題。第一次看到國際棒球賽：四十年代台中市很流行校際棒球賽，一中與中商為勁敵，日本棒球隊也常來台中比賽。也第一次見到外國政要：約旦國王胡笙訪華到台中時，以及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擔任副總統期間到台中為東海大學破土時，我們都奉命拿著小國旗去列隊歡迎。

## 住校培養獨立自學

我在一中，從初一到初二住校。當時學校設有學生宿舍，就在大操場北邊的平房裏。住校生的一切生活起居，完全軍事化管理

——每一寢室設有室長、副室長和幹部各一名，由高中部的住校生擔任；早上有早點名，晚上有晚點名；另有晚自習；吃飯要先排隊，對號入座，值星教官向主任教官或訓導主任敬禮完畢喊開動口令後，方可開始用餐。住校除了不必為食宿擔心外，由於一個人離鄉背井，什麼都要自己來，花錢要記帳，衣服也要自己洗，對於獨立性的培養，的確很有幫助。一直到现在，我自己要穿的衣服，都是自己購置；而出差、出國時，行李也自己整理，這是我在一中住校時所開始養成的習慣。當時，住校生絕大多數來自苗栗、台中、南投、彰化和雲林等縣，也有不少外省同學，另有回國升學的韓國和印尼僑生，以及保送到一中就讀的原住民同學。大家儘管來自不同的省分、縣分；講的母語，有閩南語、客家話、山地話和大陸各地的方言，甚至偶而還有人會講韓國話、印尼話；各人的生活習慣和代表的風俗也不盡相同，但是大家相處極為融洽。這一段住校的日子，使我學會了如何去過團體生活，也對於不同的風土人情有進一步的體認，更體會出不同族群的人相互包容、尊重的必要性、重要性。住校生因朝夕相處，彼此情感也較深厚，許多當年一起和我住校的同學，雖然不一定同年級或同一班，例如現任高雄市副市長黃俊英兄，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洪其璧兄、中興大學教授詹業郎兄、中央大學教授章景明兄、中廣海外部經理劉偉勳兄、國

民黨中央組工會秘書梅孝治兄、陳長庚兄（曾在一中任教）、彰化縣線西鄉農會總幹事莊恒榮兄、前彰化縣牙醫公會理事長賴清松兄，我國駐南非開普頓總領事楊榮藻兄，以及名水彩畫家林俊寅兄等，現在見到了，都會感到特別親切，有的還經常保持連繫。

住校期間，另一件至今記憶猶新的事，就是部分由大陸來台的老師生活簡樸的情形。我們學生宿舍旁邊，有若干平房教室改作有眷老師的宿舍。每天我們進進出出，都可以看到他們日常生活的情景。他們大概一戶住一間教室，裏面用藍布隔間，將睡覺和吃飯、改作業、看書的地方分開。為了保護隱私，原來的教室玻璃都貼上了舊報紙；吃飯就在課桌上。燒飯時間，每家都在走廊上起火，用的是小的土製爐子，有的乾脆在走廊上燒起菜來。那時最流行的一句口號，就是克難。這些老師的生活，的確很克難！

## 通學生活一大考驗

到了初中三年級，由於我家道中落，住校費用較高，為了省錢，而且也年紀較大，就開始通學，一直到高中三年畢業；我在制服學號上的代號也由代表住校的「宿」改為代表以火車通學的「火」。其實，我的通學工具是兩段式的，先由鹿港鄉下我家所在的草港搭彰化客運到彰化，再由彰化換搭火車到台中，到了台中火車站再步行到一中。每天如此往返。在一中的六年中，學校可能

爲了管理方便，規定每一同學的制服上按其通學、住校方式，分別繡上不同的代號，除了前述的「宿」與「火」外，還有「市」代表市內生，「汽」——汽車通學生應在制服上繡「火」「汽」兩字，不過規定只能繡一個字，只好選離學校最近這一段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火車的「火」字了。

四年的通學生活，對我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訓練。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趕六點三十分的彰化客運由住地出發，到了彰化再換乘七點二十分左右的火車（普通車，我們那時稱之爲慢車），到了台中後步行到校，剛好可以趕上第一節課。所以，我們這種方式通學的同學，學校給予我們免參加升旗典禮的優待。那時在彰化縣，分別由鹿港、和美和芬園地區以這種二段式通學的同學加起來有十幾位，學校的訓導處將我們組成一個通學隊，有一位來自和美的許籌琳學長，當我們隊長當很久。後來他唸成功大學的交通管理系，畢業後先後擔任過鐵路局的列車長，站長、段長，現在是運務處長，可說一輩子與交通有關，真是巧合。通學生活，花在車上和等車的時間最多。當時不論汽車、火車均經常誤點，所以常有趕不上第一節課以及晚上七點多才回到家的情形。爲了把握時間，我養成了在車上或車站看書、背書和做作業的習慣。我通學時，彰化客運和火車（大多是以運貨的車廂改成的所謂代用客車）經常擠滿了學生，而且聲音極吵雜，我就利

用此種場合背英文、背國文，至於台中、彰化火車站和彰化客運的總站，也是我常利用等車時間溫書和做作業的地方。一直到今天，不問外面如何喧嘩，我都可以看書、批公文，而且我也常常利用坐車、搭飛機的時間看東西、寫東西，可說是當年就讀一中通學四年所訓練而來的結果。

### 一 中精神追求第一

我在一中唸初中部的時候，學校實施了國文、英文和數學的能力分班。每一個同學除了原所編的固定編班之外，每一學期還依成績編定國文、數學和英文三科的上課班次。譬如，一位甲班的學生，因成績的緣故，數學可能留在甲班上，英文可能編在乙班，而國文可能編在丙班，至於其他科目，則仍在甲班施教。能力分班，每一學期依成績更動一次，我在一中初中部時，編在甲班，初一到初三導師都是陳聯璋老師。現任僑光商專校長陳伯濤兄、名桌球教練江百清兄、中山科學院研究員唐江濤兄（留美博士，其夫人爲立委朱鳳芝女士）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學。

同班級的同學，分在同一班上課，可增加接觸認識的機會；像行政院公平交易會前副主委現任台大教授廖義男兄，就是我能能力分班同班而認識的。

一中的學生，都是來自各校的精英，我住校時一打聽，幾乎每一個同學，不是小學班上的狀元，就是前幾名畢業的。這樣的學生，聚在一起，自然養成一種相互競爭的風氣。所以，儘管初、高中這一階段，是最好動、最貪玩的時期，但同學的學業上，絕大多數都有自動自發、好學不倦、重視榮譽的精神。我初中部同班同學百分之百後來都繼續升學，而高中部同班同學，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以上都獲有國外高級學位，留在國內的，目前也在各行各業有很傑出的表現。記得在一中時，不問師長，家長會長或返校的前期學長，最喜歡勉勵我們的一句話是「台中一中，保持第一，處處第一，永遠第一」。我想，這一種「求第一，爭第一」就是「一中人」的特質和傳統。

### 教師陣容極爲堅強

。一中當年實施的能力分班，我覺得相當不錯，依我個人的體會，至少有三個優點，即（一）便於教學：將程度相當的集中於同一班，對老師、對同學都較好適應；（二）鼓勵競爭：每一學期按成績重新分班，對於同學有激勵的作用，同學間自然形成良性的競爭；（三）增進友誼：因能力分班，原本不

民國四十二年我到一中就讀時的校長是金樹榮先生，他是一位相當受師長崇拜的校長。我升初中二年級時，校長換成宋新民先生，他在四十八年我高中畢業後調職，後來出任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退休不久，我恰在省府擔任新聞處長，曾多次與他見面，宋校長對於我這位「一中人」特別地親切，也

給我很多指導。

我在一中時，老師的陣容可說一時之選，極為堅強，論品質應該也是第一。很多老師都出自大陸名校，有不少老師在大陸時期，或任過中學校長、師範校長，或擔任過大學教授，或曾任教育廳長。而年輕一輩在台灣畢業的老師，也都是各校學有專長的高材生。有好多老師成了同學們崇拜的偶像。我在校時，老師大多數是福州人、東北人、山東人和湖北人。所以，直到現在，對於帶有福州腔、東北腔、山東腔或湖北腔的國語，我聽起來很感親切，也最能辨識。

教過我的老師，很多直到今天，我還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例如陳聯璋、楊慧傑和白尚勤老師（國文），趙德銘老師（博物），吳冰亮老師（童軍），齊邦媛、李德馨、馬廣亨、李升如和祖餘生老師（英文），王伯英老師（歷史），林丙丁和林照熙老師（體育），王孟仁老師（理化），鄭嘉苗、陳炳霖和吳博厚老師（音樂），何祥輝老師（生物），陳國成老師（化學）王固馨老師（物理），陸費明珍，陳鞏和陳雪林老師（代數、幾何）以及皮立生和陳錫品教官，直到如今，他們風采及認真教學的情形，仍歷歷在目。

## 春風化雨師恩難忘

李德馨老師教我初中三年級的英文，是我在一中六年中影響我最大的老師之一。我

在初一和初二，一直視上英文為畏途，英文能考個七十分，就很高興，到了初三，李老師教我們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學英文沒有什麼訣竅，只要苦背，肯背單字和課文就可以；背熟了自然會發生「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作」的效果。而且她很會鼓勵學生，文法的解析也講得很好。可以說我學英文，是她替我開了竅，在她教導下，我英文成績突飛猛進。到了高一，自己完全能看懂原文的實驗高級英文法。使我對英文一科信心大增，替我以後到美國留學，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何祥輝老師是我們高一的導師，他經常鼓勵我們有機會一定要出國唸書，並且要跟我們比賽誰先出國。後來我在美國留學時，跟同學聊起來，聽說他去南美，以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

葉子忠老師擔任過訓導主任，教我們高一的公民。很會講課，聽他談法政問題和國內外現勢，非常引人入勝，是一種享受。記得他曾以台中市自由路來比喻法治；那時自由路南端是監獄，北端則是公園，他說，法治就像自由路，守法的人可以到公園逍遙自在，守法的另一極端，即是違法，違法的人就要到監牢去。葉老師後來到省政府服務，擔任替省主席撰發新聞稿的工作。我擔任省府新聞處處長時，特別請他出任省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他早已退休，現居美國。

陳國成老師是教化學的明星老師，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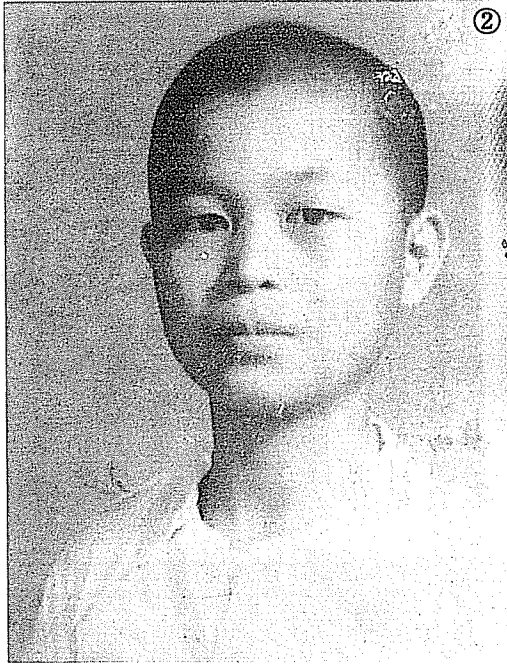
很年輕，很受學生歡迎。以後他轉至中興大學任教，並編印很多科學期刊和讀物，做事很執著。我在省府服務期間，給我很多指導、協助。李升如老師很愛好文藝，曾擔任省文藝協會理事長，也出過詩集。我當省新聞處長時，他常請我去為文藝協會頒獎。

馬廣亨和齊邦媛老師，都在我高中時教我們英文，兩位對學生的要求都很嚴格。馬老師以後擔任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時，我在省府任社會處處長，經常在台中圖書館辦理活動和開會，承他幫助不少。齊邦媛老師，中英文俱佳，不但教英文，也教我們做人，她上課時非常注意同學的舉止應對，如有不對之處，她會隨時嚴加指正。她曾告誡我們說，人在廿五歲以前還可以靠父母，過了廿五歲還要靠父母就不應該了，以後她先後在興大、台大任教。近幾年來，我常常有機會與她相聚，她也常常將她的大作和所編的中英雜誌送我，給我很多鼓勵。

白尚勤老師是我們高三的導師，教我們國文和論語、孟子，對我們這些大孩子循循善誘，非常寬容。我在高三，為了家境問題應否繼續升學而感到不知何去何從時，他曾給我指點了迷津。我在任職省府期間，他在省立台中圖書館服務，曾見過幾次面，但是沒有多久，他就過世了。

## 自由自立止於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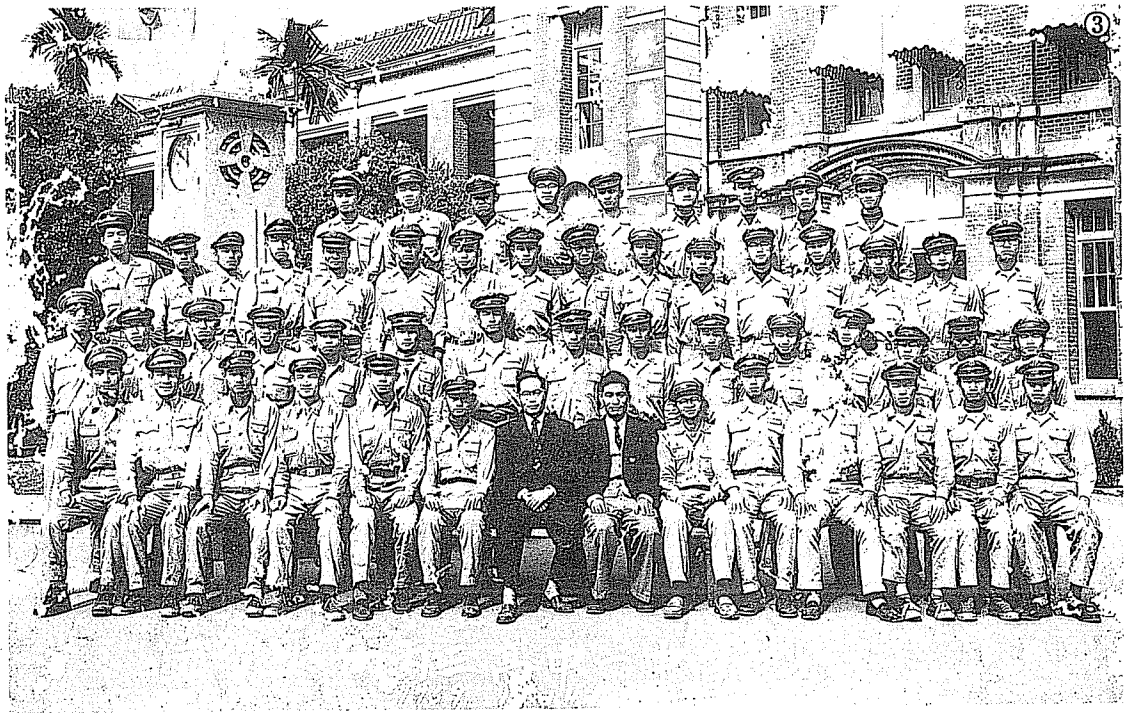
我在一中求學期間，市面上流行很多批



①作家趙守博近影。

②就讀於台中一中時的趙守博。

③趙守博（三排右四）與台中一中高中老師及同學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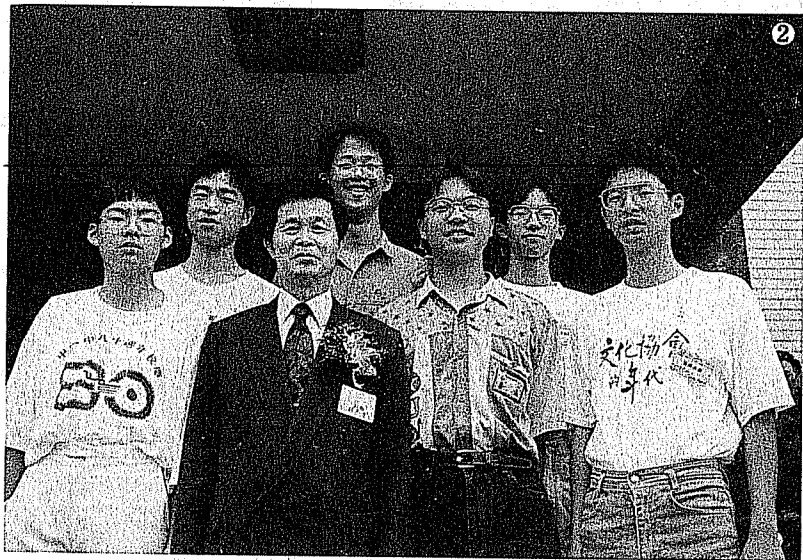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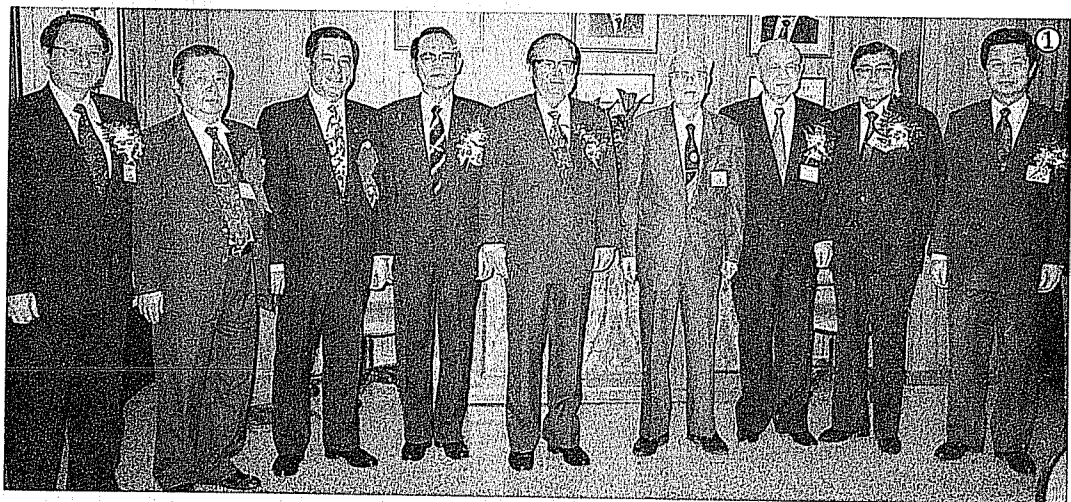
判性、內幕性的政論雜誌，每本一元到一塊五，是我最喜歡看的課外讀物之一，我差不多每一期都買，和看電影成爲我當年的兩大嗜好。我在一中就讀時期，是屬於今天所謂的「威權時代」的年代，台灣還在戒嚴，但是一中則相當開放，那時候對政府和執政黨批判最厲害的「自由中國」雜誌，圖書館每期都有，我也幾乎每期必看。我們同學之間講話也沒什麼特別顧忌，我更常大放厥辭，所以高中時有同學封我一個「趙大炮」的外號。我們曾在週記上和班會上對社會、對學校大肆批評，記得因此有一次校長還曾對我們這一班告誡說：「學校不是議會！」。不過，告誡歸告誡，我們還是喜歡議論，事實上，學校對我們也還是十分寬容，滿放任我們自由思考的。我想這也是一中之所以爲一中的原因之一吧！

我在一中時候，學校有四大地標：大門入口的鐘塔和磚造的大紅樓、光中亭、題有「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對聯的大禮堂，以及建校紀念碑。

現在大紅樓已經不見了，每次回到台中一中母校一想起當年我們上課所在的紅樓，心中不免有一些惆悵之感。不過學校的好壞和讓人懷念與否，主要並不在於它的建築物，而是在於它的內在精神、校風和傳統。母校在早年創辦時，建校紀念碑第一句話就指出：「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的大氣概，這也可以說是台中一中創校精神

之所在。八十多年來，一中秉持著「追求第一，止於至善」和自由、自動、自立的校風

，爲國家培育了很多人才。我以當「一中人」爲榮。



① 作者趙守博（右一）與台中一中歷屆傑出校友合影，中爲考試院長邱創煥。

② 趙守博（前左二）與台中一中的學弟們合影。